



洪廣冀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助理教授

得獎著作：

- 📖 **Kuang-Chi Hung***, 2015, “When the Green Archipelago Encountered Formosa: The Making of Modern Forestry in Taiwan Under Japan’s Colonial Rule (1895-1945)”, editor(s): Philip C. Brown and Bruce Batten,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the Japanese Islands: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pp. 174-193, Corvallis: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 **Kuang-Chi Hung***, 2015, “Within the Lungs, the Stomach, and the Mind: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s in Medical and Natural Histories of Ginkgo Biloba”, editor(s): Howard Chiang,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pp. 41-79,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 **Kuang-Chi Hung***, 2017, “Plants that Remind Me of Home”: Collecting, Plant Geography, and a Forgotten Expedition in the Darwinian Revolu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50 (1): 71–132

得獎簡評：

申請人的三個審查人對三篇論文的評價和未來的研究，都給予相當的肯定。在論文方面，指出這三篇論文使用的方法既跨學科又跨領域，如森林

學、歷史學、植物學、生物學，因而得兼各家之長，使其研究具有特色。臺灣林業史的研究，搜集各種原始資料，且將之置於日本帝國林業史的一環，並與歐美環境史的研究成果進行對話，可說為臺灣環境史的研究樹立新的標竿。第二篇在以現代醫藥中銀杏為題的研究中，對其是否能增進人類記憶的看法上，指出傳統中國、日本、歐美的醫療史對同一植物「銀杏」療效的看法不盡相同，亦即科學知識的外擴，在遇到不同文明時，端賴不同的社會如何種植、試驗、利用和賞識與否。第三篇論文仍使用詳實的書信、檔案、標本等資料，來證明東亞在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時也檢視不同的哲學觀點對於不同物種的源頭和分布的看法。此文發表在國際知名的生物學史期刊，做為五十週年的專號，是一篇在科學史上的重要論著。三位審查人也指出，申請者受過多學門的基礎堅實的訓練，蓄積相當的研究潛能，未來能在近代生物學史、分類學史，東亞環境史，臺灣環境史等領域作出貢獻。

得獎人簡歷：

我於 2013 年 11 月取得哈佛大學科學史博士學位，在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及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擔任博士後研究員後，於 2015 年 2 月開始在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任職。做為一個歷史地理學及科技與社會的研究者，我試著在下列三個空間尺度上為臺灣及歐美學術界有所貢獻：第一，在臺灣的尺度，我關心日本殖民政府如何運用大地測量、自然資源調查、社會調查來理解臺灣的山林與原住民，從而將之納為帝國的一環。在東亞的尺度，我關心日本與中國第一代的學術工作者如何吸收、翻譯與詮釋歐美學術，一方面與傳統的學術研究展開對話，另一方面努力在世界的學術版圖上取得一席之地。在全球尺度，我探討十九世紀中期形成的演化論傳統

的全球傳播，催生出對空間、自然與社會的嶄新理解。要之，我試著將普世性的科學「置於其地」(putting science in its place)，同時將此在地化的科學史放在跨地域 (translocal) 與比較的視野中考察。

得獎著作簡介：

“When the Green Archipelago Encountered Formosa”試著回答如下問題：日本帝國是如何將臺灣山林及生活與山林息息相關的人民納入統治？此問題有其全球環境史的意義。自日本史家 Conrad Totman 出版 *The Green Archipelago: Forestry in Pre-Industrial Japan* 以來，環境史家咸認為，江戶時期的日本林業為環境史上少見的個案，即在「官民共利」的原則下，明治國家與社會得以投身造林與森林保護，讓日本的森林利用得以避開「公有地的悲劇」，而森林資源也不至於在所謂的「鎖國時代」中遭到破壞。以此為基礎，我試著追問，1868 年後，當明治政府大力引進歐美科學、仰之為近代日本的根基時，這套官民共利的林業體系產生何種變化？林業又如何成為臺灣總督府仰之以治理

臺灣「蕃人」與「蕃地」的帝國工具 (imperial tool) ？拙文一方面點出日本帝國林業混雜、拼裝與路徑依賴 (path dependence) 的特質；另一方面，由於我的林業背景使然，當我在書寫林業知識與實作的跨國移轉時，得以跳脫外部史與內部史的窠臼，從而對環境史與科學史間的交流與匯通做出貢獻。

“Within the Lungs, the Stomach, and the Mind”的主角並非科學家或醫者—而是全世界只有一科一屬一種、有「活化石」之稱的「銀杏」 (*Ginkgo biloba*)。我想問的問題是：為何中國本草學會認為銀杏的「白果」對肺部有奇效，日本本草學則認為銀杏白果可治療腹部痼疾，而歐美社會會認為銀杏可治療如阿滋海默症此近代醫學仍然束手無策的「絕症」？我主張，要了解銀杏歧

異與歧義的醫學史，研究者得如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所建議的、「跟著物與行動者到處跑」，探討原本分佈侷限在中國一角的銀杏是如何傳遍全球，而在此銀杏全球化的過程中，居住在不同區域的人們怎麼看待與利用這奇特的物種。我的研究呼應科學史及科技與社會研究晚近的轉向，即研究者不應把視角侷限在科學知識的生產地，而應多關照科學知識如何旅行，因為旅行及旅行者所創造出的空間即是個創新的空間。

“Plants that Remind Me of Home”發表在科學史界的重要期刊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上。

得獎感言：

大學及碩士班唸的是第三類組（臺大森林系），博士班唸的是第一類組（哈佛科學史系），在第二類組的臺大地理系展開職業生涯。每次生涯的轉換都花費相當的時間，以及身心的歷練。對於年近不惑之年才開始職業生涯的我來說，這個獎的意義重大。非常感謝家人及師長、學友一路上的砥礪與支持；也非常感謝臺大地理系與理學院提供的支持與友善、包容的研究環境，讓我可以繼續種種跨界與跨領域的探索。

博士班期間，當我在閱讀十九世紀上半葉博物學者的通信時，我對著名的「美國第一回達爾文爭議」產生疑問。我注意到，該爭議的兩大主角，即哈佛大學植物學者 Asa Gray 與動物學者 Louis Agassiz，雖說就「達爾文的演化論是不是個科學理論」展開激烈爭辯，援引的證據卻是日本生物相的特質。我的文章即在回答為何十九世紀中期的美國科學社群會對日本感興趣，而被捲入爭議的博物學者又如何自日本取得標本。面對晚近科學史界蔚為風潮的「全球轉向」，拙文點出其中的歐美中心主義，並提供一個來自東亞的批判視角。